



莊子通卷第十

盜跖第二十九

雜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物也小城曰保

從才用反樞戶破人樞戶而取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

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君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彊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夫音扶病

爲去聲下請爲爲我竊爲使爲皆同說音稅飄音標易音異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

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

餽音舖布吳反日申時食也夫音扶冠枝去聲枝木之冠言多飾如枝死牛之脅謂革帶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

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

復去聲反走小却行也少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去聲中去聲使去聲使爲如字爲去聲共音恭行去聲

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夫音扶譽平聲好去聲背音佩下同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
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毋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
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
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
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

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
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奚足貴邪

橡音象煬羊亮反處上聲行下孟反說音稅云上聲
蒞莊居反以爲去聲下同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
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堯不慈不
傳子也禹

偏枯治水勤勞致偏枯之疾孰熟同強上聲行下孟
反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
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行下孟反為
魚去聲食音

嗣背倍同磔竹客反操七曹反離去聲麗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
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訖音稅

今吾居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
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說音悅復扶又反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目灸也疾
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免虎口哉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幾音祈舊註辨

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是寄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行下孟反夫音扶幾音機要也
言爲名與利固當脩行若爲心尤不可一日不脩
行也滿苟得謂名利不在脩行在無恥而信若棄
名利而爲心則士豈能獨抱其天而絕人間之事

乎猶取信之一字者蓋無信雖錙銖刀錐之事不可行故不得不存之耳義不主財則名利之仇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執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臧聚謂臧獲羣輩行下孟反下同相去聲

言管仲孔子心雖非之而不能不下之言與行違也天下執而已矣

子張曰子不爲行將使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

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疏踈同長丁

紀五倫六位四方上下別彼列反堯殺長子崔云堯

殺長子考監明適丁歷反為名為利去聲吾日與子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在

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

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

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軋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一

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鮑子立軋鮑

而食子貢曰汙其君者不食其祿惡其政者不踐其

土子惡其君胡食其蔬乎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

水之上申子謂申生孔子不見母不聞匡子匡章

此等文字此等議論必非出於莊子而其口氣却

從莊子來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為

法之敝一至於此還不如迂儒仁義之談尚顧惜

體面也莊子九泉之下見之亦必咋舌自痛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句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讀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夫音扶樂音洛知去聲下並同處上聲分扶問反去上聲監猶做戒也故推正不忘言為理所縛也知和云云者言此人

自以為絕俗過高之士其實全無道理所以覽古今辯是非者不過世俗之變化素其至富至貴以務此其於養生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執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讀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句無以

爲故不求句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
外也反監之度句執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
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
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快音扶知去聲樂音
洛惡去聲要音邀

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孰不好之也知者之爲
故云云者言知者之所爲動則以百姓爲心而不

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故其心常足而不爭無以爲
故不爭也反監之度言反而監之於禮度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
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
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
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爲
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
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亡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筦管同籥音藥噉
苦簞反膠力刀反
孩音礙五代反飲食至咽爲孩溺如弔反洩便也馮
音憤馮氣滿畜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則馮音憑下
同舍上聲醮音焦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備
守具單音丹繚音了反繞也

富人享受踰分聲色臭味感動其意而使之溺喪
於中以忘其本分之業可謂亂矣多食而肥於是
咽於上而爲孩洩於下而爲溺行若負重物而上

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已之心貪權以竭人之
情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故憑物而行可謂疾矣
財有餘徒滿積彼堵墻下耳而尚不知辭避且馮
於心而不舍空貽銅臭可謂辱矣多而無所用翻
爲物所役憑煩焦勞日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居
則疑劫請之盜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周其樓疏
外盛其僕從可謂畏矣犯此六患而不知省一旦
患至求平常之福而不可得名與利於是乎兩失
豈不哀哉而世方繚意絕體爭此禍媒烏可不謂
之大惑也此狀富人之苦頗快意可誦

說劍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音好去聲使者去聲從去聲說
垂冠將闔冠故冠低也曼胡之纓鹿纓無文理也曼
莫干反短後之衣便於事也瞋赤真反語難好語難
能之事也

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畱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令平聲敦音團聚也所奉皆可無不可也

然且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上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地方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
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
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燕平聲鐔劍刃也鐔音淫又徒南
反劍鼻又劍口又劍環夾劍把銖
同知勇音智竊為去聲上上聲下同三環繞饌三周
不能坐食也斃自殺也

說劍一篇全無意况人非莊子人學非莊子學文

非莊子文使莊子說劍必有徐無鬼戴晉人等一
段精彩正恐其不屑為二人事耳此文若戰國中
新習口吻小生所為而以辱莊子亦其生平口業
報

漁父第三十一 雜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揚

也上上聲飾音飭齊民齊等之民也與平聲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

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

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

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

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
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飭百惡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
無君侯有司之執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推汀雷反還鄉音旋向掣女加女居

二反牽引也咳苦代反唾吐臥反相去聲好去聲少去聲治平聲下不治去聲長丁六反勝音升行下孟反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苦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好去聲譽平聲兩容頰適言善惡皆容口頰順之也挂音卦叨音滔知去

聲更平聲狠胡懇反去上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園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音朔離音利處上聲好惡去聲幾音雞

惡去聲數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厲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欲而晚聞大道也

強其丈反下同樂音洛下同處上聲祿與碌同湛丁南反音耽又音沉下同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刺七亦反還旋同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旁步浪反乘音盛下同倨音據要腰同折音舌語女音御汝夫音扶長上聲下遐嫁反

列禦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瞀音茂務二音方道也惡音烏驚音驚謀音喋圖譜也言形見於外如譜第

也。整音齊亂也。夫音扶食音嗣。贏音盈。乘音盈。知音智。敦音頓。堅也。實。實同。必。必。反。通。客之人。跣音先。與。反。焉。於。處。反。本。才。本性也。告。入聲。知。去聲。

列子曰我食於賈餐之家十家而五家先饋敬我者如此其多也蓋由我真誠之心未盡融釋故致矜飾之容燁然暴露以鎮壓夫人之心使人移其所以貴貴老老者以事我雖曰敬我實禍我也夫賈餐者特爲食羹之貨以求多餘之贏其取利甚薄其制權甚輕可無求於人矣而猶儼然禮我如此况萬乘之主方身勞於國而不得休智竭於事而不得理聞我有異必將任我以事而驗我以功則吾遂外物而喪真德矣吾是以驚而不往伯昏瞀人曰善哉汝之觀乎能自審矣汝其居矣勿往矣人將聚而從子矣此非許之之辭蓋諷之欲其盡鋤形謀之光也而列子未能無幾何瞀人往見之則戶外請益之屨滿矣瞀人望其堂北面而立以杖拄頤少間不言而出掌賓弟子以告列子不暇納屨提而跣足追及之於門請曰先生旣肯惠臨而不以一言教我乃遂去乎瞀人曰已矣不必言矣我昔固告汝曰人將聚而守汝果守汝矣顧人所以保汝者豈汝能使之乎真性自流真機自

合明於真者不當使人之保已而當使人之無保已汝不能也焉用人之保爲哉感人以和徒出怪以驚衆也必且有人來搖動爾本性矣以真逐妄甚無謂也與汝游者皆出汝下又誰告也卽有所告不過萋萋小言非藥石盡鴆毒也吾固告汝矣汝莫覺悟又安用誰何而請益也吾聞之巧者勞智者憂惟無所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游汎乎若不繫之舟何者以虛心而游於世已忘其德而人亦忘其德故完其真而復其性也自是之後列子閑居鄭圃四十年而竟成風仙豈非師壺子而友瞿

人之功哉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緩人名呻吟誦讀聲裘氏地名祗適也翟墨翟墨之師也拌于骨反緩受學於裘氏僅三年而成儒大有餘資足以潤

其三族因資其第使之學爲墨第旣成墨儒墨各以其道相辯于其父前其父右袒墨氏緩積不堪十年竟自殺死之後見夢于其父曰使爾子成爲墨者吾之力也爾胡嘗規我善哉而使我中道天今我墓上之木拱矣死猶恨之如此若緩可謂不達哉蓋造化之報人也不報其人之人而報其人之天天性可儒則儒天性可墨則墨非其人之能儒能墨乃天之報以儒報以墨也今翟之能墨造化故使之也而緩以爲已功而驕其親此何異齊之飲井者相掙也鑿井得泉地所報也而人誇以爲功以掙人之飲功然乎哉緩之貪天齊人之貪地一也故曰今之人皆緩也蓋非獨一緩而已也是故有德者以忘智任天故稱德有智則非德矣有德尚然而况有道者乎若緩之自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任天者安有此刑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心自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見見成成停停當當在衆人此心不減在聖人此心不增聖人只深自悟

入直下便是虛通寂靜明妙安樂世人不知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更向外求加之一分即太過損之一分即不及所以終身不得安穩故聖人未嘗有不安世人未嘗有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易音異

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如人在家者終不說回家如人識路者終不說問路論道者必非知道者也知道而至於不言乃真知也言之者淺乎其知者也故曰人也故求道者雖未得道慎弗論道有若無實若虛庶幾入道道

聽而塗說猶棄之且幾更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此又學者所當知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泮音平漫朱且反單音丹盡也

任公子以五十倍餌釣二年不得魚然得大魚朱泮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終無所用其巧吾將誰之是而誰之非誰之從而誰之遽使大瓠而逢惠子終將培之無幸矣使大樽而遇小匠終將伐之無幸矣使大用者必有用則世皆任公子也任公子何以見稱使無用者必有用則天下皆樽也

携何以獨存人弗以朱泮漫之弗售而遽笑之哉
吾借朱泮漫無所售其千金之技而至今為讀莊
子者所笑不能不撫然歎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家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蓋惡人心之有必也甚哉必
之害大也聖人無心雖其理必然而猶不敢必故
大順而無爭衆人不然雖理未必然而猶必之故
有爭而至於兵夫兵家之言不可順也凡物可順
而兵不可順順於兵故動有求而亡徵見蓋既已
為兵矣豈有順哉至人之於讓猶且恥焉而況於
爭至於爭非吾類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
知大寧

知音智下為知同離去聲苴子餘反甘如字
又音酣冥如字又音眠

苞苴以儀物相饋送也竿牘以書札相往來也小
夫之知所終日營營而辦者不過此事上焉者以
此周旋人情下焉者則攀援結納為請寄之事奸

利之謀敝一生之精神於蹇劣淺小之處而曰我能兼濟道物大同形虛上可以包裹道德而超虛無之境下可以惠澤萬物而爲形生之主將誰欺哉若是者迷惑於宇宙而不知古今上下之大觀爲形所累而不知降衷受才之太初至人不然收斂此項精神歸之於未始有始之域而酣眠乎無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而泄乎太清流乎無形至靜之中有動存泄乎太清至動之中有靜存動靜不離其根故動亦靜靜亦靜而謂之大寧悲哉乎汝小夫之知算頭算尾言利析於秋毫自謂

人事鬼事無所不知矣而不知大寧之爲何物終日膠擾紛紜而草草以死也可惜矣宇宙中也走一遍禮教之衰流而爲苞苴竿牘而猶自托於鄒魯之微言莊周疾之故有此論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爲去聲
使去聲

乘音盛下同說音悅既於解反誠古獲反黃誠而黃
熱也產但禾反舐音視痔治紀反

項無餘肉而枯槁耳無潤澤而黃薄商之所短非
自狀其昔之困乃陰以此譏莊子也醫以瘍醫爲
下瘍之中尤以痔醫爲下痔醫而舐尤爲汗辱故
事愈下賞愈厚子豈舐秦王之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
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
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

齒

坂魚及反危也夫音扶與音餘離音利施去聲賈音古

貞幹猶云梁棟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而事依
以立也飾羽而畫脩飾羽旄而加之以畫綵可觀
也以支爲旨以繁節爲正意也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言堅執已意必以繁僞示民而不知民心
之不肖信從也受乎心以心識用事也宰乎神割
裂其神明而不完也上民爲民上也彼宜汝與予
頤與言仲尼與汝心相合與汝以彼能代已養民

與誤用之則可簡用之則不可將使民離真而學
僞非所以示民也必貽後世之患如爲遠慮不如
勿用也難與共爲治也至人之治使民被而不知
彼且施於人而不忘如天布濩之治不若是也商
賈雖爲利猶以無心求之若斯人之有心營營雖
商賈弗齒也而猶自齒於士之列形雖士而神弗
齒爲士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
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訊音信問也

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
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

齒

扱魚及反危也夫音扶與音餘離音利施去聲賈音古

貞幹猶云梁棟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而事依
以立也飾羽而畫脩飾羽旄而加之以畫綵可觀
也以支爲旨以繁節爲正意也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言堅執已意必以繁僞示民而不知民心
之不肯信從也受乎心以心識用事也宰乎神割
裂其神明而不完也上民爲民上也彼宜汝與予
頤與言仲尼與汝心相合與汝以彼能代已養民

與誤用之則可簡用之則不可將使民離真而學
僞非所以示民也必貽後世之患如爲遠慮不如
勿用也難與共爲治也至人之治使民被而不知
彼且施於人而不忘如天布濩之治不若是也商
賈雖爲利猶以無心求之若斯人之有心營營雖
商賈弗齒也而猶自齒於士之列形雖士而神弗
齒爲士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
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訊音信問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父音甫偃紅矩反僂音呂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公士一命大夫二
命卿三命也偃曲背僂曲腰俯身伏循牆而走不
敢當路也正考父爵愈高而心愈下其謙如此而
人亦不敢以非軌之事侮之也而夫凡夫也呂鉅
奉大車上僂援綏而作矜態也名諸父呼諸父名
也唐堯許由其讓如彼斯人相去何遼遠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

睫音接

人惟一心心者神明之虛位也管子曰館不辟除人不來處心位不淨神明寧復來舍止乎神明之位而為六慾所據則道不居雖能除欲而有除欲之心在於胷中此所謂德有心也謂之理障為害復與欲障等此用智自私之過也故曰賊莫大焉既有理障不能除障而更為智以察之心上加心知上加知知所謂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是之謂心有睫賊又莫大焉蓋心有睫則內視之意必勤防於東而生於西如破屋禦寇相似敗可必矣故程

子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黃檗師亦曰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學道人不悟心體便於心上生心着相修行皆是惡法心自無心亦無心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

好去聲叱匹爾反

仁義禮智中五行之德不執皆吉執之皆凶而執中之害尤甚何也彼皆自謂偏德如春夏秋冬迭

運迭已當其時則凶過其時則止若非中而妄執
以爲中不肯少加變通舉一而廢百害可言哉故
曰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訖訖拒之於
千里之外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不時而稱中者吾
未之謂中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慢快困畏不若人三
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智下同傀公回友偉也

快於丈
反知音

極窮之道有八必達之道有三有形之府有六極
究也必決也府者聚也美好也髯鬚也脩長也偉
大也強壯也娟麗也勇健也果敢也八者過人之
事而實窮之基如桀紂智伯是已緣循杖物而行
者也偃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困苦危懼者也三
者皆不及人之事而反爲達之本孤臣孽子操心
危慮患深故達也凡有知慧者皆外通多能而無
內蘊之明凡爲勇動者皆躁擾多怨而乏安靜之
福凡爲仁義者必責望四集而抱副稱之憂達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爲而傀然恬解矣達知之

情者則消然釋散而無所係累矣達命之情者大
達則任其所止而休焉與化俱逝小達則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不與之爭皆無所苦矣此所謂形
有六府有象而必聚會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乘音盛鍛丁亂反
鎚破也重平聲驪音

梨驪龍黑龍也領音憾整音躋

驕稚驕矜而稚視莊子故莊子亦以父自處而子
訓之以報也緯蕭織葦爲薄也珠者龍所甚愛今
乘其睡而取之龍寤必且來索子尚有遺類乎故
以石鍛碎之今子竊宋王之車以來乘其不覺而
取之也宋王寤必且誅汝矣此真實語非獨爲驕
穉抵對覽者危之惕之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

使衣食並去聲夫音扶

此與龜喻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齋音資

楊王孫最得此意歷觀古來厚葬者皆不肖人海葬皆達者嗟夫孟嘗君安在哉桓司馬安在哉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音扶

是非彼我然不然不可復通爲一謂之平明於道之大宗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謂之徵惟不平故能平及其稱平正以不平故也惟不徵故能徵及其稱徵正以不徵故也卽齊物論所謂不可然不然者又卽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稱知之盛者正不當以平求平以徵求徵也今夫智慧聰明言語文字譚道者烏能舍哉然此其指也非月也此其糟粕也非精神也可

莊子通卷之十
以爲使而不可以爲徵者也惟神者能告之惟神者能徵之執役者明也主宰者神也明之不能勝神久矣愚者乃欲以智慧聰明言語文字區區之臆見以入於人務外功而詘內脩末矣故終身役役無成功也悲夫蓋明者人之識神神者人之元神人多認識神爲元神故流於鬼道莊子以不知爲宗而欲人返本還源歸性命之真以作此書故於此深致意云此節是莊子自敘其立言之旨也

天下第三十三

雜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惡音烏離去聲行去聲分扶問反

此篇莊子自敘其著書之意歷舉當時之方術而

論列之以見已之宗乃神明最上一乘而世人之
學皆淺淺從枝葉上起議論失神明之本與已大
相懸者也謂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各以其所
有者為不可加矣乃古之所謂道術者何所在哉
有所在則限於方隅而不能相通不可謂之道古
之所謂道術者無所不在也且夫流動充滿於天
地間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謂之神神何從降乎
藏於人心英英萬古不滅者謂之明明何從出乎
得此道者謂之聖聖何所生乎行此道於天下者
謂之王王何所成乎皆原於一一者太樸混沌不

散之物絕無一切對待蹤跡限量名言無有邊際
不可忖量非情思學解可得千類萬類皆是一類
餘二卽非真這方是大道宗旨不離此宗者謂之
天人不離於精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者謂之至
人三樣人雖同亦有等級如精金之色美玉之情
不可一例看得者自別若乃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者謂之聖人雖亦不離於宗
而既有道德之名似亦少遜於前三者矣又若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有仁
民愛物之名於天下者謂之君子此則已離於宗

而失道德之源只從四德上起見解止可謂之君子而已猶華封人所謂吾以子爲聖人若然君子也第能脩身謹行成名於天地間耳豈足與語聖人之道而况天人與又若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以事爲常若此者皆養民之理有司之事不必君子而能也雖至人之所不廢而不可謂之大道也法謂法度故有分別名是名稱則有表著參者參其情稽者考其事以此爲驗爲決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之類而百官之事皆以此相齒序也以事爲常者以人事爲日用之常出

作入息日日辦此而不休也事莫大乎衣食以養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此一日不可闕者故曰常自以法爲分以下無非爲民而設故曰皆養民之理也李元卓曰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蛄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

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
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
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卽
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
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
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
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
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
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
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循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

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
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
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
術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道德散百
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在是也自其所
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
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
倉均於成數一畧與大澤共虛一毛與馬體皆備
此百家雖裂而大體未始有離也沒百家無大全
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

家不立其原一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

群屬同行去聲分扶問反好去聲稱去聲

玄古之人抱一無爲備而不分故配神明醇天地
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而繫於末度
本末兼舉體用互入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用
無所不在未嘗限於方隅其明而在歷數者如律

度量衡之類舊法世傳史氏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六籍之教者鄒魯搢紳先生尚多能明之其數之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如農圃醫卜之流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一一皆從神明中流出而不離於宗所以稱內聖外王之學蓋從本起末從體發用何惡其爲分也自是以來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凡中智以下各以其一隙之明窺見一斑遽謂道在是矣竊竊焉家驥人璧而自好之譬如耳目鼻口皆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又如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止稱

一曲之士於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離古人之全而鮮有備天地之美副神明之大者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意之所欲爲者以道術名悲夫百家從此往而不返必無復合之期矣後世之學者不幸生不逢年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道術遂將爲天下破裂而不可收矣所惡乎分者以此吾安得不探神明之秘闡道德之原發人甕雞埒鼃之見而還之舊觀庶幾不離於宗也哉若此則歷詆聖人以下亦有所不得已矣夫不離於宗雖離之爲萬途

而實一途也未始其爲一曲之行一察之見恃源
而往者也離於宗於是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又分
又析之中又爲分析婦姑勃谿六鑿相戕無非仇
者以是爲方不如無有譬之裂百體而無全人安
能以無悲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友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胠脛無毛沐甚風櫛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駢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

胠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黑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

士也夫墨翟宋大夫禽滑釐滑音骨翟弟子也大過

雅反辟音壁重平聲樂而音洛嚴苦角反行下孟反
離去聲操七曹反橐音託耜音似腴音肥胠音魁脛
音幸櫛側筆反跋其逆反音履躄紀略反音屬麻曰
屬木曰履鞋類也相去聲相里勤也五侯也苦獲也
已齒也鄧陵子也皆墨弟子倍音佩訾音紫駢音羅
什音誤巨子墨家號其先生之名行下孟反治平聲
好去聲舍上聲夫音扶

古人之道術亦有敦尚樸儉而不為後世之侈愛

惜萬物而不忍輕有所費謂輝煌度數為無用而

不之貴屢屢以繩墨自檢制而積其有餘以為世

間不虞之備若此者墨翟禽滑釐二人聞其風而悅之以是爲宗而又爲之太過止之太拘爲非樂之說曰吾以此節用於是人無歌咏之適死無衰麻之服又汎愛兼利而以鬪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其道尚同毀先王之禮樂而行其儉約之說昔自黃帝以來皆有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喪禮而彼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此法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法自行亦不愛已今墨子之道雖盛行未敗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悲其行難爲恐不合於聖人之道友天下之心天下之人皆不堪之墨子雖獨能而安能強天下之從已旣與天下離而可稱外王之道乎墨子之道自謂出於禹其言曰禹湮洪水足迹遍於九州四夷親操橐耜以糾治之至於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勤苦若此而况於我輩乎故當以裘褐爲衣屐屨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爲吾弟子又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夫南方之墨者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之書而時倍謫不盡

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悲其行難爲恐不合於聖人之道友天下之心天下之人皆不堪之墨子雖獨能而安能強天下之從已旣與天下離而可稱外王之道乎墨子之道自謂出於禹其言曰禹湮洪水足迹遍於九州四夷親操橐耜以糾治之至於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勤苦若此而况於我輩乎故當以裘褐爲衣屐屨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爲吾弟子又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夫南方之墨者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之書而時倍謫不盡

同人詆之爲別墨凡爲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辨相
訾毀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和推其門之高座第
子爲聖人而願尸祝之冀得嗣其宗派相爭真贋
至今不決其尊翟之道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
是而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學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脛無毛相尚而已及於人情亂之易而治之難也
雖然墨子亦可謂天下豪傑士矣真吾所謂自好
者矣若求行其道而不得雖枯槁以死不舍矣可
不稱天下才士也哉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眇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
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
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

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伎音至鉞音刑
別彼列反聃音

而說音悅舍上聲強上聲爲去聲行下孟反

古之道術固有和調混合於俗無所累患於物無
所文飾於人無所苟且於衆無所伎害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與我之養皆足而止共享太平
之福以此自顯其心者宋鉞尹文二人聞其風而
悅之製冠如華山狀削成而四方者戴之而自表
異其接遇萬物則以辨物居方寬容赦宥爲始形
容心體以立教其言曰心之爲用所以聃合歡而

調海內者也聃者和也聃合歡有寬容赦宥之義
調海內使之各得其所辨物居方之義請置此
心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人
不聽而猶強聃之不舍故其書曰上下見厭而強
見也雖然其爲人之意大多而自爲之意大少矣
其於天下之人無不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爲弟子
其言曰請但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飽若弟
子雖饑不害不忘救天下日夜不休曰天下若飽
則吾豈有不活之理可謂揮斥高大強力忍詬之

士哉其言又曰君子當務其大者不宜爲苛察小
明以驚口辯不宜以身借人而爲報恩從仇險異
之行皆無益於天下不如勿爲也惟以禁攻寢兵
爲外事以節情寡欲爲內學雖其小大精粗爲說
尚多而制行歸趣適止此已無他奇矣是未聞大
道者也宋鉞卽宋榮子說見道遙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快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
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
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與物
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見觀而
不免於觚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易音

異於知音智下兼知用知同去上聲冷音零汰音泰
冷汰猶沙汰也誤音奚髒戶寡反誤髒訛倪不正貌
行去聲下人之行同推直追反拍音百反駘音緩斷
音短舍上聲師知去聲魏音危飄音標還音旋磨未
佐反隧音遂回也夫音扶離音利窳况逼反逆風聲
惡音烏觚斷即上文駘斷字少異耳躓音委

古之道術亦有大公而不黨平易而不偏如吹劔

映然而無主定隨物所趨不與之二不起心不任
智物無揀擇與之俱往是亦一宗也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首以齊萬物爲事其言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各有所
偏惟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此道所以爲大也
天地且有能有不能萬物豈有可不可哉故事不
可揀擇揀擇則不能周徧矣人皆有能有不能任
其天性不必強教教則不能至道矣惟道始能無
遺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不選不教故得無遺若強
之而至於不徧不至反有所遺矣其說如此是故

慎到之道棄知去已而遇事之來皆不得已而後起清汰於物不着不沾以此爲理其言曰人若強知其所不知必將迫近於知而不免幾傷之者也何益哉故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譏天下之尊聖譏髀不定貌縱縱恣脫略也椎拍輓斷皆刑截者所用屈折矯揉順時宛轉勿論是非苟免於世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不動如是而已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若飄風之回若飛羽之旋若磨石之轉故能自全而無譏動靜皆當而無罪何以故蓋天下惟無知之物始無立

已之患與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而終身無譽譽雖不及毀亦免矣故學者當若無知之物而止烏用賢聖爲惟土塊不失道故人皆安之也其說如此豪傑之士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譏生人有爲之行而尚死人無知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而得其所謂教則不至之說彭蒙之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至於人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過而不畱應而無迹若逆風過物之聲竄然而已惡可言哉其說如此故常反於人而不爲人所從已亦不免於委曲以從人其所謂道不可

謂之道所謂是不可謂之是三人未知道也雖然不可謂之無所聞亦得道之膚矣世人不知則謂之非道而道人觀之豈無取焉觀莊子齊物論及秋水篇多此意顧三人止得其流而莊子直探其源則相去遠矣大率三人其鄉愿之流與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澹音耽音耽音忽音苟音歸音鬼音費音沸

古之道術有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者本在內而至精至精則愈積愈精安見其有餘

未在外而至粗至粗則不當積積之更爲累豈非
不足之事故曰微妙玄通不可測識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聖人不積既以予人已愈
有既以予人已愈多是也古者有此道矣關尹老
聃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老子則建之以常無有主
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
實老子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微常無者無極之真常有者二五之精常無者不
動之體常有者感通之用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
有有無相生真常不變故曰建之以常無有老子

曰夷希微三者混而爲一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盖有無二者猶
不免於對待混而爲一則所謂窈窈冥冥其中有
精者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語道體也其用則
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故曰以濡弱謙下爲
表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則其空非頑空乃
不毀萬物之空也故曰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以
上道之用也老子之道如此關尹子之言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人惟以有心迎物故心見於外而
物反得以蔽吾之心有如在在我者本廓然蕩然絕

無偏主由是人各以其所挾持者來叩我既無先
發彼不得不竭其情吾因以形付形則妍媸美惡
自當其分故曰其動若水無心自流其靜若鏡雖
照不照其應若響雖鳴不鳴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與物大同同焉者和得無所得得焉者失未嘗先
人而常隨人主應而已故老子又曰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爭先
已獨讓後謂有道者必當受天下之垢也人皆貴
實已獨貴虛謂無所藏者乃歸然有餘也其行身
也舒徐簡儉而不多費漠然無為而笑人之巧利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為苟免於咎足矣得與亡
孰病也以深為根如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
以約為紀如所謂治人事天莫如嗇者曰堅則必
毀銳則必挫常事寬容而不務嚴削可謂至極之
道矣若二子者其古之博大真人哉曰博大又曰
真蓋并包六合而不離於宗與神明俱者也若是
乎莊子之尊之矣胡不以已附於二子之統而別
稱一家何哉詳莊子之意謂老子渾樸慈儉有無
雙存乃應化之真人也而已則高明儻蕩獨與造
化游直是本體真人非其的派故不肯稱衣鉢第

子然道則無二矣故每每獨尊之云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簡見之也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質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
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芴音忽與平聲簡音羈倪音詣處上聲瓌古田反犴音翻連犴宛轉相從貌參初林反差初宜反詼尺叔反辟音開稠音調說始銳反

古之道術亦有窮性命之歸通晝夜之知其體則

芴漠無形其用則變化無常視死與生為一途與

天地而俱存與神明而俱往荒乎何之忽乎何適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道畢羅萬物而莫之歸若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虛遠之說廣大之言

無窮盡之辭時放任縱恣而畢其口吻亦不偏黨

亦不簡介以爲世方沉濁不可以雅重之言與之
談故以卮言爲曼延以重言爲考質以寓言爲廣
博獨與天地之至精至神者往來相應而不屑親
視夫萬物以爲此皆末數不足置諸口頰也至於
物論之是非則以環中之無窮應之而不加譴責
與之並處而不爭其書雖瓌璋宏壯可驚可駭而
連狝和混與物無所傷害也其辭雖參差不齊或
短或長而詼詭滑稽殊可以覽而觀也彼其流於
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有弼中彪外而不可以
已者故亦不自知其談之所以然上與造物者游

而下與一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所謂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者自謂其有獨得故可以乘天地之正御
六氣之變以游無窮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其
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閑而肆與世之拘曲儒者不
同其於宗也可謂與造化神明調和順適而上遂
矣本者何卽前所謂以德爲本者也本於天德之
自然而廣大無垠幽玄莫測不爲仁義以下之談
也宗者何卽前所謂以天爲宗者也手攀月窟足
躡天根洞陰達陽游於無何有之鄉與神明俱無
極也此莊子所謂內聖之德也又不肯自謂無用

故曰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荒乎昧乎幽遠而不可盡蓋言應物無迹運化不窮外王之道無不備舉無爲而無不爲還斯世於容成粟陸之上可也故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來不斲者凡體與用離則斲治天下而不離於宗故曰不斲也莊子之自任如此蓋自謂秦皇以來一人握元氣之權輿而游垓埏之無窮也視世事皆齷齪糞土不足爲不得已而爲之將使大地皆化爲黃金其志如此豈屑附於老聃之統且自狀以爲謬悠荒唐恣縱之徒也甚似哉甚似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槌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中去聲睨音詣側視也觀去聲樂音洛眼女展反音輾枘如銳反景影同鏃子木反驪音黎槌章葢反

天下學術各有師承各有宗旨獨惠施之學第騰口說絕無意謂雖著書多至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其歷覽萬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謂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大一有一小一從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

之大一從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又云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爲一類薄小爲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又云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地土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又云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日方中中不可留身將繼之矣人方生生不可留死將及之矣又曰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身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

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燕而昔來夏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不異是也則今日適燕可以謂昔至矣或曰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亦可連環可解者一動一靜則連環未嘗連也且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爲天下之中皆謂之中亦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由上諸言止是反同爲異反異爲同初無與義惠施以此爲大學問以觀示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人因爲傾動而樂從之增益其辭如云卵有毛使卵無毛則生之後安得有毛惟其有毛故殼而毛也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着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着地

而不行矣郢有天下郢有王也又燕北越南皆爲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亦可且孔子曰天下猶是也謂郢之全有天下亦可犬可以爲羊羊犬之名從人之呼而已犬生而名之爲羊則終犬之世呼羊而搖尾至矣况犬肯入羊之羣乎馬有卯夫馬能生騾騾非馬矣安知不再傳而爲卯乎丁子有尾丁子者蝮也蝮之始生曰蜎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火不熱熱者火用非火體火之質本陰也又火之前爲木木不熱火之後爲炭炭不熱前後不熱中安得熱且冬火尚不能自溫

也又况天下之有寒燄也南方有食火之獸也皆不熱之類也山出口空谷能應又能吐雲霧也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譬夫馬之善行者足不動塵如浮空而去然又諺謂人忙不住者曰脚不落地輪忙則亦不輾地矣目不見指不至據公子牟言蓋云無視則皆見有視則有不見矣無指則皆至有指則有不至矣或云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無緣安得見乎指能指物安能至物故指不至至不絕者既謂之至則不絕矣絕則安稱至乎龜長於蛇者長於蛇故能制蛇否

則爲蛇所制矣矩不方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
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爲方圓者匠也規矩豈能
爲之哉鑿不圍枘鑿之孔小大定矣不以有枘而
實無枘而虛先有枘而圍之者可謂圍枘也飛鳥
之影未嘗動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
自動爾何與影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公子牟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
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脚絃視
之若一鈞後於前故也若是則未見其有行有止
之時矣或曰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

可謂之止狗非犬旣曰狗又安得稱犬黃馬驪牛
三公子牟曰形名離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
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
可矣孤駒未嘗有母公子牟曰非孤也小馬有母
者謂之駒無母安得稱駒乎且彼生而未嘗見母
則謂生於空桑亦可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
以上惠施及當時相應之論未嘗無理但無宗旨
其萬物一體一句儘可爲宗旨而施又不能獨以
爲譚資耳所以莊子惜其無成也在釋氏謂之弄

精魂吾道直謂之佞學者之大戒僕之所解雖未
必盡得彼情而當時原無玄旨若舊註有云數之
所起自無適有名之所指從人假呼人情則有分
別道眼原無彼此又引肇論云旋飈偃獄而常靜
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
不周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中間此
等見解却有大宗旨在此非惠施所知止以公子牟
等語推類求之當時之意不過如此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以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
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及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
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
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知音智倚畸同音雞繚音了編爲去聲輿鳥報反蚩音盲駘蕩亥反廣大意

當時之辯者日以此等語與惠施更相應和窮年卒歲無有已時如桓團公孫龍之徒簧鼓人之心移易人之意但能勝人口不能服人心往往角勝於詞場者甚多而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既無詮理之功亦乏用世之效特與之爲怪凡前所云者其大抵也樂正子輿言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意正同此盖乍聽之若不可解既解則索然無餘味此喋喋利

口舌辯之雄而已而惠施方自以爲賢曰天地間吾言必增而壯哉盖施徒存雄心而無學術者也南方有畸人黃繚者嘗問天地所以不陷不墜及風雨雷霆之故惠施意氣颺舉不辭謝而應不思慮而對徧爲說以告之告之不已乃爲怪說以益之盖今列子所載殷湯夏革之問答及女媧鍊石補天巨鰲舉首載地等言想皆此輩撰出也惠施惟以反人情之事爲實欲強辨勝人而盜其名是以與衆不合弱於德而強於物其塗太僻隩矣由天地之大道而觀惠子之小能譬之一蚤一蚩集

於丘莽之下也何所用之以充萬物之一數猶之
可耳而曰愈於貴道者此於道無萬分一也曾幾
何哉惠施方技養不能自寧散精神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成其名惜乎才如惠施亦不多得乃
放蕩於辭辯之間而不得真源之趣馳逐萬物之
末而不反寧一之途是猶窮響以聲競形於影不
出於庸人稚子之見又何取於才士也天選其形
而以堅白鳴悲夫宋有少年暢潛道者見司馬公
論性善惡混不休司馬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
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問莫勦應否

其應舉得祿爾嗟夫惠子之辯也意者亦
生之得祿也吾又悲夫世之爲惠子暢生者比比
也

莊子通卷第十終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